



高粱红了

· 第二部 ·



战鼓催春

肖 玉



《高粱红了》第二部

战鼓催春

肖 玉



花 城 出 版 社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沈阳

243028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长篇小说《高粱红了》的第二部，《乌云密布》的续篇。

这部作品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为背景，着力描写了大华山、梅河口的战斗场面。作者运用朴素的语言，生动的故事情节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部队和东北农村的生活。塑造了一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，《乌云密布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，如林玉生、刘福、李文勇等，在这部作品里，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
此外，对缀子、穷神爷等农民中先进人物的描写，又为本书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战 鼓 催 春

肖 玉 著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春 风 文 艺
辽 宁 省 书 报 书 店 发 行
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 1/2 插页：2

字数：329,000 印数：1—91,000

1983年4月第1版 1982年9月新1版

1982年9月新1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38 定价：1.25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借 爬 犁	1
第二章	找 恩 人	27
第三章	春寒料峭	59
第四章	东风催青	91
第五章	破 山 神	121
第六章	挖 苦 根	157
第七章	许 愿	196
第八章	巧 遇	237
第九章	乘胜向前	280
第十章	虎口拔牙	311
第十一章	红花朵朵	362
第十二章	庆 功	421

第一章 借爬犁

一

一眨眼过去三个月，现在已是一九四七年四月。

刘福自打出生，已经过了二十六个四月，可从来没象今年这样动心。尽管战斗频繁，没工夫把脸上的胡楂刮一刮；尽管日月艰苦，眼角上平添了皱纹。然而，这个乐天派，却怎么也不显老。他把匣枪拦腰一插，右手提着刚刚缴获来的卡宾枪，左手转动着小烟袋，笑眯眯地站在村头秫秸垛前，看着一群被押往村里走的俘虏兵。啊！这一仗打的太过瘾了！杜聿明使了吃奶的劲儿，从热河调来的八十九师外加一个团，咱没用四个昼夜，就在红石砬子周围，把它消灭个精光！干干净净的精光！上至师长，下至马伕，万来口子，一个没有漏网。现在，刘福眼睁睁看着，心里那股乐劲儿呀，真是有嘴难说，有笔难描。真的，瞧敌人去年占领安东和通化时那股狂妄劲儿，再看看眼前这些俘虏兵的狼狈相，他“嘿嘿”笑了几声，又拿出说顺口溜的本领，轻声念叨着：

“国民党，胆子小，
南北满，来回跑。

今天打破它的头，
明天打断它的腰。
让它来回跑几趟，
一筐豆子筛完了。”

刘福正自念叨，冷不防背后钻出个人，脆梆梆地喊了个“对”字，接下去就说：

“筛豆子，大家干，
反动派，筛几遍，
北满消灭它几个师，
南满消灭它几个团。
机动兵力筛完了，
咱再打个歼灭战。”

“哎呀，我的小赵，你可真比诸葛亮还厉害呀。”刘福拿烟袋的左手，使劲往小赵肩膀上一拍，爽朗朗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诸葛亮？我怎敢与他相比呢？”

“比得。太比得了。”刘福说，“你看过《群英会》没有？在那出戏里，周瑜每订下一个计，诸葛亮一识就破。”

“你是说他俩各在手心上写了一个‘火’字？”

“看啊！我这快板刚念叨了头儿，你马上就接到了尾儿。”

“这……”小赵说：“什么师傅什么徒弟呗。我这也是跟你学来的。”

这个小赵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家所熟悉的赵胜儿。不过，他早已不是那个听到炮响就顾头不顾腚，叫他传达撤退命令，他离着

八百里就大声咋唬的新兵，而是咱们这第四连第九班的班长了。俗话说：“人大十八变。”其实呢，赵胜儿这个小伙子变得更厉害。论个头，他已比先前高出三指；论粗壮，简直就要赶上郑国基。不过，这些外形的变化，跟他天天混在一起的人，倒觉察不出。使人吃惊的，倒是他一反过去那种孩子气，变得端庄虎势，酷似另外换了个性格。他的性格，自打吕家堡子战斗以后，就渐渐变化；林玉生负了重伤之后，更加燃起了他对敌人的仇恨。他发誓，非为林玉生报仇雪恨不可。就是这股劲，使他在二保临江的热水河子战斗中，与敌肉搏，一口气刺死了七个敌人。战斗结束后，刘福（这时已担任了副指导员的职务）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那阵儿赵胜儿那心跳啊，跳啊，差点儿没从嘴里跳出来。他记得清清楚楚，打完吕家堡子之后，他在黄泉沟沟口，头一次向林玉生提出入党要求的时候，林玉生曾亲切地说过：

“好好干，我相信你准可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。”如今，他的愿望实现了，他，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就在刘福告诉他被批准入党的那天晚上，他竟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刘福那乐天派，一见眼泪就心烦意乱，特别是在这大喜时刻；赵胜儿抱头痛哭，可把刘福给哭炸了。他说：“小赵，你这，这象话吗？五尺多高的汉子，长着双姑娘抹泪的眼。这……”谁知，赵胜儿更变本加厉地哭起来，一句话也不出口。刘福明白赵胜儿的心情，叹气跺脚地出了门儿。走了不远，又掉回头，站在门口说：“赵胜儿同志，我对你说句心里话。革命战士，铁打的汉子。我就不信，孟姜女的眼泪真能哭倒半边长城？杀西门庆，还是得凭武松的刀子。你，你记住我这句话。”

刘福走了半个时辰，赵胜儿才止住了哭声。啊！这一场哭，哭得真痛快呀！一个自小受苦受累的孩子，在党的哺育下成长为

一个共产党员，为什么不可以用眼泪把过去的一切冲洗冲洗呢！赵胜儿哭完之后，竟又自问：“难道我真是双姑娘抹泪的眼吗？”这，他不能承认。“革命战士，铁打的汉子……”赵胜儿仔细回味着刘福的话，心下发誓道：“副指导员啊，副指导员，我赵胜儿如今是个共产党员，钢铁的人了。”此后，他的性格更是突然一变……就瞧他刚才一露面儿这声“对”字，若不是刘福这个稳当人，还真要叫他吓一跳呢！

“我有个问题，想找你聊聊。”赵胜儿说。

“有啥话就敞开来吧。”刘福说着，把烟袋伸进烟荷包，装上烟，放在嘴里，吧达吧达地抽着，两个眼珠却直在赵胜儿脸上转悠。

“照你看，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？”

“难道你看出什么名堂来了？”

“依我看哪，这山顶算叫咱们爬上来了。咱南满四保临江，北满三下江南，杜聿明这小子里外里儿搭进了四、五万人，把一点机动兵力踢蹬了个精光。如今，我主张马不停蹄，趁这股热火劲儿，南北满一齐动手，就是打不下沈阳来，我看也差不多。”

“你倒比我还乐观呢。”刘福吃惊地看着赵胜儿，但还是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充满信心是好。可是，性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一斧子砍不出大梁啊。”

赵胜儿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这绝不是性急，我看目前这形势……”

刘福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形势是有好转。要打沈阳，却非一日之功。”

“副指导员，”赵胜儿赶紧把话抢过来，“我真不明白你，在666高地撤退时，情况严重得喘不过气来，你却没事似地大摆龙门阵。如今，眼睁睁地看着杜聿明走了下坡路，可是你……”

“哈哈。”刘福爽朗地笑道，“这半年，你进步很大。你从一个趑趄足两的新兵，变成了勇敢机智的班长；你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。可是在估计分析战争问题上，你却还差着一层儿。当领导的，要掌握一个秘诀。当大伙在困难面前垂头丧气的时候，咱要挺直腰杆，压住阵脚，想法叫大家往前看，往好处看；可是当环境顺利大伙头脑发热的时候，你就要头脑冷静，多往困难处想一想……这，叫作你冷我热，你热我冷。”

赵胜儿不耐烦地把双眉一皱，摇了摇头说：“管它什么冷热！在敌后的时候，隆冬数九，棉衣穿不上，饭吃不饱，咱都熬过来了。眼眉前咱又消灭敌人，又收复县城，还有什么困难呢？”

“怎么？真的没有困难了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“我问你，经过这几个月的战斗，咱们伤亡也不少，部队人员不足，又疲劳得很，这算不算困难呢？”

“疲劳吗，随着这个大胜仗，早烟消云散了。”赵胜儿晃动着胳膊说，“至于人员不足，那更好办。”

“好办？”

“你瞧！”赵胜儿把手往前指。

赵胜儿手指的方向，成群的俘虏兵，还在继续往村里走。这些俘虏兵虽然都穿着厚厚的棉衣，背着美式鸭绒被，但还象霜打过的麻秆似的，缩着脖子，一点儿精神没有。刘福看着俘虏兵说道：“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，倒是挺热情的，他不光给咱们送来武器，还积极地给咱们补兵。可是咱有些同志啊，偏偏不领情，对这些俘虏兵嘛……”

刘福象故意把话煞住似的，但赵胜儿却吃不住劲儿了。因为

过去给他班里补充俘虏兵的时候，他曾发过牢骚：“狗天生改不了吃屎。咱是人民的军队，怎么能要这些祸害人的遭殃军呢。”刘福和他磨了半天口舌，讲了这些解放战士原本也是受苦人的道理，他才勉强不吭声了。如今刘福隐隐约约一提，他的心就象被针扎了似的。这倒不仅是触到了他的痛处，而且还因为在这次红石砬子战斗中，攻击一个小山包的时候，他班里那个解放战士黄万金，曾为他出过主意，绕过敌人碉堡的正面火力，顺利攻上了山顶，避免了伤亡，消灭了敌人。这件事，使他改变了对解放战士的看法。“打起仗来，这些人还真有两手。”因此，他见这回又捉了成千上万的俘虏，便主动跑来跟刘福商量，想多要几个，补进第九班。他说：“说实话，要解放来的战士，我的思想可真通了。我……”

刘福没容他把话说完，又道：“我知道，可还有些人思想不通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先别管是谁。反正要把解放战士带好，是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，绝不能从印象出发。”刘福转过身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赵胜儿，好似在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
“我绝不是从印象出发。实在的，在这次战斗中，黄万金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。你说得对，他们原本也是受苦的兄弟，只要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只要耐心教育，同样可以杀敌立功。就象黄万金……”

赵胜儿话犹未了，连部通讯员喘吁吁地跑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

“副指导员，刚才、刚才发生了、发生了一个逃亡！”

“谁？”刘福和赵胜儿同时追问。

“九班的。”

“九班的？”赵胜儿脑袋嗡的一下，“九班谁？”

“黄万金。”

“啊！？”赵胜儿好象当头挨了一棍，痴呆地愣了一会儿，马上转身往回跑。

刘福虽然也感到意外，却没象赵胜儿那样紧张。他见赵胜儿神色不对，便招呼道：“九班长——”，但赵胜儿连头也没回。

二

天漆黑了，黄万金才跑出二十多里路。现在他正在过一条冰封的小河。由于心慌意乱，在冰上跌了个仰巴叉，后脑勺磕得“咚”一声，痛得他两眼冒蓝星儿。好半天他才爬了起来，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：“妈的，这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。四月天气了，还冰天雪地，出口气，眉毛胡子全结白霜。可是我的家乡……”

黄万金今年二十三岁，家住广东珠江三角洲。到东北以前，压根儿就没见过冰雪。这个季节，他的家乡已是禾绿花香，热气难当了。黄万金清楚地记得，每逢三、四月的时候，他们就换上了单衣衫。涌边的香蕉树，果实累累；田基上的桑枝，吐出翠绿的嫩叶儿；珠江上的花尾渡，来往行驶，黄雀儿和八哥，唱着优美的春曲儿。啊！那是多么美丽的地方啊！眼下，种田人或是在秧田里薅草，或是划着小艇在河涌里辟鱼虾。这边小伙子们问：

乜瓜生得青卑卑？

乜瓜生得豆面皮？

乜瓜生得头戴帽？

七瓜生得两层皮？

那边姑娘们马上回答：

节瓜生得青冉冉，
苦瓜生得豆面皮，
倭瓜生得头戴帽，
椰子生得两层皮。

黄万金一想起这咸水歌，眼前马上出现一个长睫毛、大眼睛，脑后一条长辫，头戴竹笠，身穿青布衫裤的姑娘。这姑娘名叫阿娣。一想起阿娣，心如刀割。就为这阿娣，害得他……啊！“江山虽好，不容苦命人”啊！不知怎么，珠江三角洲那迷人的风光，他突然觉得阴风惨惨！“那里，无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！”黄万金不禁在心下自语：“不，我不该离开班长，我……”但是，他再看看东北山地这幅荒凉的景象，心更凉了。山，还被大雪蒙盖着；河水也被冰雪封在底下；树木光秃秃，黑不溜湫。能看到的，只有些乌鸦窝，结在树丫中。这地方有什么呆头呢？再说……他这么一想，就又下定了决心，不管东西南北（他已迷失了方向），闷头朝前走。

天，越来越黑了。东北这地方，走十几里路，也见不到村庄。黄万金不禁迟疑起来：“往哪走呢？”

在这荒郊雪地上，黄万金的心好象撕成了两块，一时没了主意。“返回吧？”这个念头刚一闪，浑身马上打了个哆嗦。国民党反动派处决逃兵那阴森的情景，吓破了他的胆。他虽然参加解放军一个多月，却没把心交给自己的同志。他对班里的每一个

人，特别是对班长，处处存着戒心。他心里有疙瘩，不对别人诉说；别人对他说的话，他也是将信将疑，抱着“走一步看一步”的态度。有时，他也觉得班长和同志们对他不坏，但却不明白为什么不坏。甚至他还受着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，以为这样对他是“先甜后苦”呢！“不成，返回不得。”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。“不返回，又该怎么办呢？”黑乎乎的荒野，只能看到银灰色的高山轮廓；弯月，寒星，更叫人感到凄凉，孤寂。现在究竟是在何处？走的是什么方向？他一概闹不清。他向远处仔细瞧瞧：呀！那个山头不就是长虫沟的东南山吗？一想起长虫沟的东南山，他更觉毛骨悚然。那还是二月下旬，他在蒋匪军九十五师当兵的时候，被杜聿明驱使着第三次向临江进犯。他们那个营，就是在长虫沟东南山，被解放军消灭掉的。本来，他们在那个山头上，筑有坚固工事。他们的连长发誓赌咒地说：“共产党一无飞机，二无大炮，我就凭这险恶的地势和坚固的工事，日头能从西面出来，共产党也打不下这个山头。”可是，黄万金看得明白，解放军战士个个都象猛虎，勇敢机智，只见向前攻，不见往后退。跟他一条沟里的人，不是伸腿见了阎王，就是身负重伤喊爹叫娘……最后只剩下他独自一个。他正准备拔腿往后跑，赵胜儿却已端枪站在他的面前，命令他缴枪投降了。就在那一刻，在他人生的途径上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他从反动的国民党军队，走进人民自己的军队里。然而，他却没懂这个变化的意义。一想到那一刻，总觉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恐怖。恐怖，恐怖，他每一根汗毛眼里，都充满了恐怖。

“汪汪汪！”

突然，前面不远处有狗叫。啊！这种场合，这种时刻，听到一声狗叫，心里是多么高兴啊！狗叫，这说明附近必有人家。他

顺着狗叫的声音匆匆走去。刚转过一个小山脚儿，果见一栋茅屋，窗户还透着灯光。

“谢天谢地。”黄万金乐得几乎要跳起来。他浑身陡增力量，迈开大步，向着灯光走去。偏偏，那狗吠着向他扑来……就在他同狗周旋的时候，屋里的灯光突然熄灭。霎时间，黄万金心里冰冷，新的恐惧又涌上了心头。“老乡若是看出我是个开小差的，那……”这时，他的心里好象被一团乱麻缠住，根本理不出头绪。

“不准动！”

黄万金心里乱纷纷的，他正设法摆脱狗的纠缠，身后却有人大喊了一声。他回头一瞧：乌亮的枪口，对着他的脊背儿。他本能地举起了双手，两腿发软，哆哆嗦嗦地往下跪。

端枪的人厉声喊道：“别出洋相了，站住。”

“长官，我……”

“谁是你的长官。”端枪的人说：“是从红石砬子跑过来的散兵游勇吧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……”

“别害怕，我们是人民解放军。”一旁闪出个不高不矮的人，话音挺和气的这么说。

然而，“解放军”三个字却象一颗重磅炸弹，扔在黄万金的头上。他“咚”一声，跪在地上，声音颤抖地连连哀求道：“饶命吧，饶命……”

“解放军优待俘虏。”端枪的人说。

“我不是，我……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说话和气的人又问。

“我，我已经，受……受了优……优待。”黄万金上牙磕下

牙，吓得魂不附体了。那说话和气的人脱下自己的大衣，往他身上一披，亲切地说：

“外面太冷，先到屋里暖和暖和。”

黄万金愣怔怔的，一动不动。

“快走！”端枪的人大声喝斥。

说话和气的人瞪了端枪的人一眼，说：“咱自己人。”

端枪的人一怔，纠正道：“不，他是个漏网的俘虏。”

说话和气的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瞧瞧他的帽子。”

端枪的人一看，吃惊地说：

“解放帽！”

说话和气的人对黄万金笑道：“同志，你为什么要离开部队？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？都慢慢地对我说一说吧。”

这说话的人越亲切，黄万金心里越象针扎。他出生记事以来，所作所为，都觉得问心无愧。他只觉得天底下的人对不起他，却从来没觉得自己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。不信，打开帐本瞧一瞧吧。在那珠江三角洲的茅寮里，地主苦苦勒索他的父母；在清清的江流上，恶霸抢去了他心爱的阿娣；在那密密的蕉林中，蒋匪抓他当了兵……这些人，哪一个对得住他这老老实实、只知干活而不多说一句话的种田人呢？可是，如今自己被解放军从泥坑里拉出来，走在真正为自己报仇雪恨的部队里的时候，却开了小差。而且，在这人地两生的山沟里，又碰到了这么可亲的人。这人不但没有责备自己，反而……他心里一阵阵难过，不禁流出了眼泪。他，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愧，第一次感到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。

三

赵胜儿七窍冒烟，五脏生火。他恨不得一下把黄万金抓回

来，狠狠地揍他两个耳光，方解心头之恨。“咳！千不怨，万不怨，只怨我瞎了眼睛，错认了人。”可不是吗，刚刚还在刘福面前夸海口，如今竟手打鼻子眼前过的把脸丢得精光。他光顾一个劲儿地往班里跑，刘福的喊声根本没听见。他回到班里，见副班长王治文和大伙坐在一起，抱着枪，耷拉着脑袋，心里更来火。他打雷似地劈头就问：

“怎么搞的？”

大家一见班长，都站了起来。可是谁也没吱声。

“都哑巴了！他是什么时候跑的？”赵胜儿脖子上暴起了青筋。

“黄万金吗？”王治文问。

“见鬼！不是黄万金，还是黄万铁吗！”赵胜儿的语气硬梆梆的，带着一股强烈的枪药味儿。

“咳！”王治文叹了口气，向赵胜儿走近一些。眯缝着眼，象没睡醒似的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，“班长，你先别着急。这班里跑了兵，谁心里不是火烧火燎？可是……”

赵胜儿打断了他的话说：“说干脆点，他跑了多长时间？”

“时间嘛，……”王治文仍旧慢腾腾地说，“估摸这个情况，也许他是走了有……”

这真是个急性汉遇上慢郎中。赵胜儿越急，王治文越慢条斯理。赵胜儿真忍耐不住了，大声说：“你还有一点战斗作风没有？”

“班长！”王治文仍满面带笑地解释道，“情况是这样，一个钟头以前，他请假去找人补鞋，可是一出去……”

“他一个人去的？”

“一个人。”

“为什么不派人跟他一起去？”

“你不是吩咐过吗，黄万金表现很好，咱也得相信他，从此以后……”

赵胜儿不等王治文说完，脚一跺，手一扬，脸红得象关公似的大喊了一声：“你，你呀，你可真是个名符其实的‘迷糊’！”说完，转身就往外走。

王治文把赵胜儿拉住，问道：“班长，你？”

“我要去把他抓回来。”

“一个多小时了，你往哪去抓？”

“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抓回来。”赵胜儿把冲锋枪斜肩大背，挣脱王治文的手，匆匆地走了。

根据王治文说的线索，赵胜儿先到村头补鞋匠那里打听一下，但毫无所获。赵胜儿并没灰心，他根据个人的经验一估计，便照准了东南方向追去。正好，在村郊一座独立屋前，有几个庄稼人收拾春耕的农具。赵胜儿靠近把黄万金的模样和特点说了说，便有人答道：“对，约摸一个时辰以前，有这么个人，顺大路往南下去了。”于是赵胜儿更有信心，加快脚步，风刮似地往南走。此时此刻，对黄万金的气愤，充满了赵胜儿的心。他只有一个念头：“一定要把黄万金抓回来。”其它的一切，就象离队抓开小差的要向连长请示等等，他连想也没想。俗话说：“怒中出差错。”赵胜儿正是如此。他身为一个班长，怎能这样随随便便就离开队呢？再说他这样追赶，又能有什么结果？

走了一程，还是一点踪迹没有。赵胜儿这才犹豫起来：“这样追下去，追到何年何月？”这么一想，他似乎冷静了不少。稍一冷静，心忽然蹦蹦地跳个不停：“赵胜儿啊赵胜儿，你，你今天怎么这样鲁莽？你离队抓逃兵，向谁请了假？你，你还有一点组织纪律吗？……”可是，抓不到黄万金，回去便不好交帐。一